



回家过年

对于每一个在外求学的学子而言,无论身在何方,家永远是内心中最温暖的所在。当春节来临,爆竹响起,红灯高悬于户外之时,回家过年便成为学子们最大的希冀与安慰。

尽管除夕的团圆饭对每个人都意味着美味与祥和,但不同的人对于回家过年还是有着各自的感悟与理解。本周刊特邀请了几位不同学校、不同地区的大学生,请他们说说他们眼中的寒假。他们心中的家。

年的味道,家的味儿

■李晨宇

过了龙年春节,我“奔三”的旅程已经度过大半,27岁的年龄已然不再年轻,仔细回味过去27个春秋,恒久不变的似乎只有“年”,每年都要过,而且都在家过年,而年的味道对我来说本质上是家的那种“味儿”。

自从2004年第一次孤身一人离家,踏上西行的列车,到古都西安求学以来,校园便占据着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,而书的芳香味道也成为我最熟识的空气。历经辗转,2008年到北京读硕士,2011年成为博士生,一年之中,在家的时间就显得更少,回家的机会也更是数得过来,于是,年便成为一种内心深处的寄托,年也跟家的味儿联系在一起。

掐指算来,独自一人在外求学已七年半了,但每次过年回家前总是不能自己心中的小激动。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在北京,我都会到卖正宗特产的小店买些吃的给长辈,然后在整理归家的行李时发觉,一半以上都是这些特色小吃;当

然,我也发觉,带小吃的难度越来越大,物流流通的广度和深度这几年渗透太快,在家乡沈阳似乎很多都能买得到;因此,每年都不得不为此愈发烦费心思。提着行李,踏上归家的列车,满载而归的又何止是一年在外奋斗与付出的收获?这更是归心似箭的情愫在霎时间的激荡与迸发。

当列车驶入那座小小的火车站,看到老爸出现在站台上,周遭的安静氛围蕴涵着的满是温馨。走出车站,不到5分钟的路程,便到了家,老妈开门迎出来,我到家了。我的家在沈阳市郊区的苏家屯,这里号称是全国第一大屯,屯子少了大城市的喧嚣与纷扰,虽有车水马龙,但时间似乎一下子慢了下来,空间似乎一下子紧凑了起来。苏家屯城区的面积并不大,但绝对算得上是功能完备的区域,而且每年回家都会看到各种崭新的气象出现,其实我总以为只有在这儿才能体会到完整的幸福和安居之感受。

其实每年都是如此,一到家,年的味道便冒了出来,置办年货,清理扫尘,鞭炮声起,走亲

戚,串门,吃不完的饭菜……而最重要的是亲人的团聚。在东北,早些年可以说了农历的腊月二十三便是“年”了;但如今,正式过年还是要从大年三十晚上的全家聚餐和围观春晚晚会算起,之后去长辈家拜年,各种聚餐也是现代年味儿的最佳发生方式。而这一切都跟一个核心词脱不了干系,那便是家,连带着的是家的那种味儿。

东北的夜晚很冷,纵然窗外是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,但屋里永远是很暖很暖,这种暖并不是来自于东北完备而发达的供暖系统,而是来自于家里的欢声笑语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边常年在奔波的人多起来,回家过年也便成为全年的大事,年越来越成为家人团聚的载体,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是家本身的那种味儿。

儿在外,父母思量;家如影,一生随行。而对常年在外求学的我,年的味道,真的就是家的那种味儿,朴实、简单,而又永远都是心中最华丽亮丽的那一抹。

(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博士生)

小女近庖厨

■连城雪

这个寒假,周身少有些书卷相伴,每日却多了些菜香,我竟也开始下厨了。说来惭愧,距离上次开火之时发誓要学学烹饪已一年有余,数数记得的内容,却不过三菜一汤,样式不多,笔记聊以解冬日之闲。

我虽身为北方姑娘,却有缘在重庆念了大学,四年下来对于川蜀美食如数家珍,自认为已是家中行家,因此与父母扬言所做第一顿饭便满是椒麻之味。

三斤的草鱼,水煮;满碗的蹄花,炖汤……手忙脚乱最终厨房乱若战场,成品却也似模似样,于是当晚全家人围坐桌前,菜未入口我便先听得无数夸奖——也亏得尚未入口,拿筷自尝,鱼咸了,肉老了,满桌的好材料竟无可自喜。沮丧之时,却见爸妈竟仍旧吃得高兴,称女儿有大厨潜质,这类不着边际的赞誉我二十余年已听得太多,如果说世上谁会无条件地视我为珍宝,唯有二老。

事后总结那日菜色,只有一盘得其原味,是本想做可不做泡椒木耳,其手艺也最简单:木耳泡开过开水,加入糖、醋、酱油、食盐,泡椒拌匀晾凉即可,多半是因我在重庆常以此菜度夏,味蕾记忆深入骨髓,随手一调便很好吃,自此泡椒木耳便成家中逢年过节的招牌菜式。

和许多同龄人类似,我也和几个老友发小在偌大的北京城追梦想、讨生活,吃的是炸酱面,涮羊肉乃至洋快餐,讲话也变得字音圆滑速度奇快,但大家唇齿间怀念的东西不能免俗,仍旧是家乡的美味。

我们的家在美丽的海边,自小吃的是最鲜的鱼虾,可这曾经司空见惯的食物于北京何其昂贵,只一次中秋才共同买了一篮子花盖蟹。活蟹拎回租屋,竟又发了愁:惭愧吃了十多年,全都靠老妈们熟练清蒸香辣,自己沾了一身海味,却连螃蟹都不会煮熟。当时即使不会也是骑虎难下,唯有和姐妹们卷起袖子战战兢兢地夹起螃蟹清蒸,又在网上搜寻食谱,对于究竟煮上几时争论不休,笨拙地折腾了整个晚上,才掀开热气腾腾的锅

盖,有胆大的姑娘掰开了尝,说道:“熟了。”遂相视大笑开吃。最简单的煮蟹,花了二十余年才学会,也说不清那晚的螃蟹究竟是个什么滋味。

第三道菜,无名。今年冬天极冷,刚下雪便生了大病,烧得四肢无力,胃口全无,怕爸妈担心也不敢告知,只独自躲在冰冷的被子里睡个天昏地暗,如此憔悴了大半个礼拜,才略微回复精神,摸摸肚子早已空空如也。

极饿的时候,想吃的东西通常朴实,我那时便只想吃妈妈做的手擀面——如此毫不花哨的食物,最能打下烹饪者的痕迹。记得那面条很劲道,便在里面打了鸡蛋,记得里面有细细软软的白菜丝,便认真地切了许久,记得面上总会加几片火腿,便带着执念去超市买了相同的品牌,只可惜努力模仿后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,温热的面咽下去,味道陌生得可怕。

寒假回来时又想起此事,便好奇地求着老妈再给我做一碗,于厨房观摩完毕,才发觉面汤的底子是鸡汤,面煮好后要滴几滴香油。这样细致的小关怀,离开后方晓得此面实为无印良品。

我不是个温软的人,因此讨厌煲汤这类慢条斯理的闲事,初起煲汤之念,是因为晓得父亲的血脂越来越高,又听朋友传授保健之法,才特意习得。

一把百合,一碗芦笋,猪肉要精瘦,各种调料少许,按次序放入砂锅中缓缓熬制,常喝对于三高人士极好。其实父亲也并不爱喝汤,但我亲手做的,他总显得兴致勃勃爱吃喝个干净,这一不爱煮,二不爱喝,凑在一起倒也妙了,厨房那氤氲的热气,不知给这寒假增了多少暖意。

原本认为做菜讲究高超的技法,当初发哲学烹饪想得也是喝彩与称赞,可细想自己学会的这三菜一汤,却通通算不得聪明,只因为回忆、眷恋与关怀。

春节前后,终于放下那些高深莫测的食谱,开始跟母亲学习那些简单的家常菜了。时常听厨艺高手说烹饪是门学问,我如今倒觉得,烹饪是种心情,人的味蕾大概也有感觉有记忆,甚至通着情感。不然怎么总有人爱吃那偏难怪的东西?他们费尽心机寻的,不是食物的鲜香甘咸,而是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幸而我乃食着人间烟火的凡人俗女,免学君子远庖厨。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2011级研究生)

小园香径独徘徊

■蔡玮

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,我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到来了。小时候我就十分羡慕哥哥姐姐们自由而漫长的寒暑假,对正在高考大山压迫下的我来说,大学的假期简直就是自由、欢乐与幸福的代名词。

假期里,再也不用抱怨食堂的饭菜,父母每天都会为我准备一桌子美味佳肴;假期里,不用每天在闹铃中惊醒;假期里,可以随心所欲看自己想看的NBA联赛,而且,纵然是看到半夜也没有关系……这些都是我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。然而被这样的生活“滋养”着的我,却有些无所适从。

不知为何,突然想回母校逛逛。走进高中的校园,眼前一切都是那么熟悉,只是这里再也不是我奋斗的战场。长长的走道旁栽种着绿树与各种鲜花,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走过这条香气四溢的小径,那时我们都有着一颗为理想而拼搏的心,我们曾在

带上家的温暖启程

■孙文晓

从高中便在外寄宿的我,向来是以不想家在同乡间“臭名昭著”的,每次放假尽量将回家时间推后,也已渐渐成了习惯。今年的寒假并不是很晚。按照我的习惯,必然会在学校多停留几天。可这一次,我却一反常态,考完试的第二天便匆匆踏上回家的旅途,为此,我也破天荒地第一次成了寝室里第一个回家的乖孩子,其中滋味也只有自己晓得。

早晨六点多,火车到达了北京西站,这辆车来准点进站的火车居然提前了近十分钟,对于急于回家的我,真算得上是个惊喜。回家还要坐近四个小时的汽车,塞上耳机,没有多久便睡着了。

这次的回家之旅比以往都要顺利,但不知为何,却是最累的一次。可能真像同学所说,这学期经历的太多,急需回家调整状态吧。睡梦中,迷迷糊糊地想着这个学期,开学初经历了大学阶段的第一次综合测评,只因0.2分与奖学金失之交臂,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了大学成绩依然重要。紧接着的计算机二级、会计从业资格证和英语四级考试以及从期中便

单薄的青春好飞翔

■李琼璐

离去

童年时的记忆里,常常有这个词语:喜气安稳。是黑色的毛笔字,龙飞凤舞,或者清秀温婉,写在大红的底子上,一笔一划都透着喜庆。它们大都贴在各家门正对着的矮墙上,或者一株向上伸长的梧桐上,再或一垛高高耸立的柴草上。有时春节一过,它们就会被淘气的孩子揭下,并与鞭炮碎屑和残雪一样,在一日日消失的年味里,不知所终。但大多数时候,它们会一直悬挂在那里,用褪色的底子,昭示着某种微温尚存的气息。直到新的一年来到,又一张新鲜的“喜气安稳”覆了上去。这些,是周身同学所描绘的情景,温暖、真切。

大年初二,姥姥家的一位长辈去世。那是姥姥在这世上唯一与她童年有关的人。多少年,没见过姥姥红过眼,那一晚,时间仿佛凝固了。

即便是姥姥这样一个耿直自尊的老人,毕竟也是一个凡人,也怕失去,也怕疼。她哭了。

那位亲人,我只见过两面。我没有哭,因为内心盈满,她即便是离去,也给我们留下体贴与关爱。在世是亲人,去世是魂——我们心心相印,爱在爱中,已了无生死。

未来

这个寒假,是我在工作前享有的最后一个大学生时代的假期。接踵而来的,是更加严峻的未来。

早在寒假前,就从辅导员那里得知今年的就业形势其实并不理想。高校扩招,各种高学历、海归比比皆是。“市场上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,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。不仅技术工人短缺,普通工人也短缺。根据监测,这种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更加趋于常态化……”这样的新闻,让我觉得在这样的态势下保持平静实属不易。

但我无法对抗。每天,习惯性地翻起两个月前买到的《创造性的采访》和《华尔街内幕》这两本书,当心里的目标越来越清晰的时候,便会想起沈从文说过的那句:每一个日子往后退去,人就长大了。冬天的夜虽然很长,总不会把梦做到穷尽。

记得读过这样的故事。美国密歇根州有一位参议员,他起初是卖爆米花、报纸的小贩,后来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打杂。工作闲暇时,他就抽空阅读法律书籍,24岁,他成功地跻身于律师界,找到了自己的路。打杂虽然无聊,但他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,而是牢牢地抓住手边的东西。然后,当他准备好时,那条路已经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许多年前,一个10岁的小男孩,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座小火车站里当差跑腿,并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电路板。13岁,他成为一名正式的电报员;38岁,他当上了铁路公司总裁,去世前,他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,收藏的艺术品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,并被授予爵位,人

们公认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铁路公司总裁。他并没有天真地等待机会降临,反而像鼯鼠一样从他所在的地方着手,不断地向前挖通自己的道路。

从而,我懂了,没有什么比“起而行”更重要——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,一定都要有所行动。

静好

二十岁时喜欢过分渲染自己的生活,已让它独特而个性。现在,更喜欢收敛起锋芒,干净而雅致地生活。也曾经喜欢与人争辩,说出一二三四来。但现在懂得——不辩才是高境界。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。

天生的暴躁被慢慢收敛起,成为一块珍珠。

从前,是个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:解释、难过、倾诉,博得同情或支持,都是无用。珍藏于内心,守口如瓶。永不提起。其实是内心一种有力量的控制。这种控制,源于内心的强大。就想一个人的长跑,如果始终处于冲刺阶段,一定早早退场。而那不急不缓始终处于冲刺阶段,定能走到终点。短跑,于一个年长的人来说,早就不适合,它只适合二十岁以下的少年,多冲动,都无比应该。而我内心的狂热,早早收敛于心里面的最里面,是一座矿,更是一块金。沉默着,散发着温润的光泽。

胡兰成写愿岁月静好。这静好其实是喜气安稳。在2012年的寒假,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,安静地等待青春下一站关口的到来。

收拾

我渐渐懂得脑海那个花园,不是什么花都可以种,不是只能种一朵花,也不是种得越鲜艳越好。光照、水分、土壤、气息、肥料,劳动者工人的时候,天空、蝴蝶、四周的树等等,花自有花的姿态,与这些相契合才算恰到好处。杂草丛生的时候,需要打理。

凡此种种,或所谓收拾。收拾好自己的喜怒哀乐,才算作眉清目秀的日子。

冷静与认真、隆重与专注。需要收拾起以往那些过多放任的小情绪,起先漫无目的地游走,渐次转变成为脚步坚定的旅途,遥远、丰盛、又真切。

无意成长,便也就一心成长。一心成长,哪怕是无意成长。

飞翔

冯仑说,人生不能设计,你只能面对。改变世界需要殉道者的勇气——翻过耻辱山,跨过孤独河,打败恐惧龙,穿越无边的黑暗。

不只是我,周身的所有同学在春节后步入社会这个五味杂瓶中,得意的、失意的,终将顺着时光的痕迹找到归宿,我们的人生恒常需要忍耐和等待。

但愿单薄的青春好飞翔。(作者系北京城市学院2008级本科生)

坚持,等到高考完就可以一起狂欢。一切都是那么难忘,最后分别的时候也有些许伤感,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我想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再次相聚。

除夕晚上,吃完年夜饭之后,父母到亲戚家进行他们的新年庆祝活动去了,只剩我一个人在家待着。突然想起一碗美味的《瓷碗炒》:“一曲新词酒一杯,去年天气旧亭台,夕阳西下几时回。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,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而曾经听大学的师兄师姐们提过,大一新生的生活状态便是“小园香径独徘徊”。这一年里有太多的变化,有太多的憧憬与梦想,也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。然而,我们必须向前走下去,哪怕要经历种种痛楚与磨难。

面对着电脑屏幕,旁边客厅里的电视几自上演着春节联欢晚会,窗外,是绚烂的烟花伴随着不绝于耳的鞭炮声。新年,就这样来到了。而孤独、困惑与思考,正是成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送给我的新年礼物。(作者系长江大学2011级本科生)

也感受到新年的气息。从墓地中回来,便要到长辈们家拜年了,作为每年都例行的过程,之前总是以为这只是单纯地图个热闹,为过年增加点喜气,可是随着每年拜年的家数越来越少,看着长辈们越发苍老的面孔,我突然明白,原来简单地走门串户不仅可以增进亲人们的感情,更可以让长辈们见证我们一年年的成长,而我们的成长或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……

因为网上和电话都可以提前订票,年后不久,我便轻松订到回武汉的车票,而且还是最喜欢的中铺票。拿着返校的车票,既安心又伤心:安心是因为车票的事情尘埃落定,不会再有差错;伤心却是因为短短四周的寒假已经过去了大半,在家里这种轻松幸福的生活已经进入了倒计时,我马上又要进入下一个长达二十一周的学期生活了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家里的年味越来越淡了,但也正是因为在这流逝的岁月中,我们面临的挫折与抉择,才使得我们越发明白了回家过年的真正意义。不久后,我将背起行囊,迈出归校的第一步。希望这份家的温暖,可以陪伴着我享受大学生活的苦与乐,陪伴着我追寻自己的梦想!

(作者系武汉理工大学2010级本科生)